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民国政党史

谢 彬 撰

政党与民初政治

戴天仇 等撰

中 华 书 局

民国政党史

谢彬 撰

整理说明

作者谢彬，字晓钟，湖南衡阳人。著有《国防与外交》、《新疆游记》、《云南游记》等。现仅知其曾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，其余不详。

本书 1924 年由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初版，是撰写民国初年政党历史的较早的一部专著。书中记述了民初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各个主要政党团体的兴起与分化，他们之间的相互矛盾、相互渗透及其发展与变化，并较为详尽地记载和论述了这一时期政党与国会、政党与军阀的关系，是有关介绍民国政党历史诸书中较好的一本。书末《民国政党系统详表》、《政党解剖论》等附录资料，也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现由章伯锋据 1926 年学术研究会丛书部在上海出版的增补订正本加以整理。增补订正本较初版有所增加：第五章统一共和党、中国社会党两节，第九章南北和会之情况一节，第十一章、第十二章、第十三章。附录也增加了中国内阁更迭史、民国政党系统详表、帝制运动之人物、最近研究会会章要点与政学会干部人物四篇，合原有附录，共八篇。今删去第四、第七、第八篇，仅存其目。原书排印时个别讹误之处，均于整理时径行订正，不再注出。

第一章 总 论

第一节 政党概说

吾国古无所谓政党也，披览史乘，只有朋党之可稽。汉之太学、唐之牛李、宋之洛蜀关朔、明之东林复社，虽皆树帜立号，卓然自异于流俗，或于讲学余暇，批评朝政之得失，然其争点所在，终不外乎气味之不相投。与夫学派之有同异，其力虽厚，其势虽雄，要皆不足左右国家之政局，若今欧美日本诸政党者，溢曰朋党，谁曰不宜。

政党之产生，一方固须人民具有政治常识，他方尤须政府能循法治轨道。政党藉舆论为后盾，发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之本能，政府亦惟国利民福是求，不敢滥用权力，违反民意，始相制而终相成，而政党于焉兴起。然而一国以内，何以有两政党或数政党之发生乎，此又事机之所迫，风会之所趋，人群好尚互异，而政见自不能从同也。

一国之政治良否，自专赖夫政党。而政党之主张，亦当以国家为前提，绝不容有丝毫意气与权力思想掺杂其间，此为先进诸邦之政党所恒见者。虽然，党争则又在所难免。盖政党群兴，党争随起，党争愈烈，政治之进步愈速。党争一名词，固至有价值而非常宝贵者也。当其争也，为政见而争，为国是而争，为国利民福而争，为贯彻党纲而争。甲之攻击乙也，固持有颠扑不破之理由，乙之受攻击也，亦平心静气而研虑。由是而乙之于丙，丙之于丁，莫不率由是道以行，以为甲所是者，未必为绝对之真理，乙所非者，亦未必有极端之谬误，必须几经辩难，而后纯粹精确之政策始成，此又各国政党史实所习见者。

吾国近今之政党，顾何如乎？自民国初元迄今，政党之产生，举

其著者，亦以十数，其真能以国家为前提，不藐视法令若弁髦，不汲汲图扩私人权利者，能有几何？而聚徒党，广声气，恃党援，行倾轧排挤之惯技，以国家为孤注者，所在多有。且争之不胜，倒行逆施，调和无人，致愈激烈而愈偏宕。即持有良好政见者，亦为意气所蔽，而怪象迭出，莫知所从。盖吾国人对于政党政治之观念，极为薄弱。当政党之结合，初不以政见也，或臭味相投，或意气相孚，质言之，感情的结合而已，然此犹其上焉者也。其下焉者权势的结合而已，金钱的结合而已。前者似历史上之君子党、清流党，后者似历史上之小人党、浊流党，要皆无当于政党也。今后不言政党政治则已，苟欲施行政党政治，其必出于毁党造党之一途，且必有真正超个人的党纲，高尚纯洁的人格锻炼，方足以举政党之实利以利国家，反是而仍前此所为，则非愚所欲言矣。

第二节 政党鸟瞰

曩者日俄战后，世界论坛，金谓为立宪战胜专制之明征。我国朝野上下，闻而动容，群起而为开国会，制宪法之运动。运动结果，遂有前清光绪三十一年，考察宪政大臣之派遣，驻外公使联衔奏请立宪之入告；越明年九月，遂下预备立宪之上谕；又明年八月，遂有采用立宪制度，九年后开设国会之诏书。然而一般人士犹以为未足也，又复组织国会速开请愿团，北入京师，力争于魏阙，清廷迫不得已，乃于宣统二年十一月，更下上谕，定宣统五年公布宪法。未及一年，而武汉革命，清社随以覆亡，溯距下诏预备立宪之时，才五稔耳。

当清廷既决采用立宪政制，而运用立宪政治之政党，自是应运而生。政闻社创立未久，即被政府封禁，宣布解散。故其初具雏形者，厥为预备立宪公会，是会领袖，为苏之张謇、浙之汤寿潜，一渐进君主立宪主义者之集团也，对于速开国会之请愿，颇能尽力。洎资政院成立，其党员雷奋、孟昭常、许鼎霖辈，集合院内外同志，组织宪友会，号称民党，与政府与党之宪政实进会、辛亥俱乐部两官僚党对抗相持，不稍退让。中国政党之正式组织，实滥觞于此。

革命义师奋兴武汉，后先响应达十七省，临时政府成于南京，共和国体遂告确定。于是曩标君主立宪主义者之团体，如预备立宪公会，及资政院内三政党，不能不暂时雌服。而秘密结社之中国同盟会，与章炳麟派之光复会，则公开采用政党组织。前者仍称中国同盟会，后者易名中华民国联合会，与武昌方面之民社，颇呈鼎峙之象。中华民国联合会之一派，知预备立宪公会雅有训练与经验，愿相提携共策进行，而立宪公会亦正有利用联合会之谋，遂相合并，改组统一党。其预备立宪公会别派之宪友会，寻亦改组为共和建设讨论会。此外自由党、社会党、共和统一党、国民公党，与其他种种政团，相继产生。综其数目，殆达三百有余，是为民国初期政党林立时代。

自是以后，中国同盟会、统一党、民社、共和建设讨论会四大政团，各依其中心势力，并合系统特色相似诸小党。极其结果，自南京参议院终期，迄于北京政府成立之后，第一次国会招集之顷，中国同盟会之后身之国民党，遂与以民社、统一党为中心之共和党，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主脑之民主党，章炳麟一派之统一党，四党对峙于国中。逮第一次国会开幕，袁世凯谋对抗敌党之国民党，急欲共和、民主、统一三党之并合，故至民国二年五月，三党并合，即告成功，所谓进步党是也。当时政界之分野，截然为国民、进步两党对立，是为小党并合成功，政党全盛时代。

自进步党成立以后，第二次革命以前，国民党即呈分裂之象。政友会、相友会胥离此党而别为组织。及赣宁变作，是党激烈派，悉南下加入讨袁军。主客异地，众寡悬殊，进步党之势力，遂益不可侮。袁氏恐其羽翼丰盈，将不易操纵也，又命梁士诒组织公民党为新御用党，预图抵制。而进步党之持民权主义者，睹此形势，颇感不安，乃与国民党提携，组织新民党之民宪党，隐相对抗。无如袁氏处心积虑，不欲中国有政党以掣其肘，非使政党悉陷摧残之悲运，势将不止，故对国民党施苛得达(coup d'état)之初，进步党尚能存在，受表面相当之待遇，若期望重假以事权，则终未能。及其继也，国民党势力既微，新御用党又告成功，进步党遂走入狡兔死走狗烹之穷途，其于袁氏，亦唯满腹牢骚，暗鸣不平而已。第二革命之际，国民党之激烈派，固受“成王败寇”史律之支配，招时论暴徒之批评，而残留北京之稳健派，亦随而蒙其影响。虽然，若辈意气固未因此馁也，以为党势虽衰，

于宪法起草委员会，尚居多数，大可利用机会，制成宪法，以制限大总统之权力。袁氏早见及此，故旋即解散国民党，停止国会，以为根本之解决。盖自南京参议院制定之临时约法，伸张国会权力，制限政府行动，胥有过当之处。袁氏对之，早怀厌恶，徒以民气方新，期限匪遥，未予明白废除，今为正式总统，岂容再受宪法限制，而不力求便于己者。宪法起草委员会，既以袁为目标，欲极端制限大总统之权力。袁氏而不以不法手段，根本解决，又将何待。平心论事，当此之时，无论何人，亦必出此，况图帝制自为如袁氏者乎。

国会解散而后，袁氏自造种种咨询机关，政治会议也，约法会议也，参议院乃至新约法也，无在而非袁氏帝制运动之灵魂。逮夫筹安会、帝制请愿团相继产生，帝制成功，即在旦夕。共和国体，岌岌其危，于是流亡海外，拥护共和诸人，遂为倒袁派之大同团结，起谋第三次之革命。云南首揭义旗，黔、桂、粤、湘、川、浙、陕西诸省，后先响应，袁氏含愤而死，黎元洪依法继任，共和再造之功，乃大告厥成。政党运动，亦因而老店新张。

共和复活，国会重开，倒袁派之大同团结，首唱制定宪法，政党亦随之而间有离合。综其概要，可大别为旧国民党系之宪政商榷会，与旧进步系之宪法研究会，及宪政讨论会、宪法协议会，以下之若干小党，分立而已。逮五年末，宪政商榷会，乃歧裂而为四派：曰政学会（张耀曾、谷钟秀派）、曰益友社（国民党稳健派）、曰丙辰俱乐部（国民党激烈派）、曰韬园（孙洪伊、丁世峰派）。六年春夏之交，对德外交问题发生，韬园派与丙辰俱乐部、益友社之各一部分，合组民友社，以反对对德断交为职志，而拥黎总统为后援。而宪法协议会之十一政团，亦合组中和俱乐部，以赞成对德参战为号召，而戴段内阁为护符。当是之时，其与民友社表同情者，则有丙辰俱乐部、政余俱乐部、益友社、政学会之四政团。引中和俱乐部为同调者，则为宪法研究会，及宪政讨论会之两政团。

对德外交问题，赞成反对，既各趋极端，万难调合。故段因是而免职，遁迹天津，黎亦被迫而解散国会。未几复辟乱作，黎氏去位，冯国璋继任大总统，段氏再任总理，选举新国会。此中政党，初为安福俱乐部（绝对之多数党）、交通系、新交通系、研究系之四政团。厥后有己未俱乐部者，则由安福分歧一小部，及其他超然派议员，并合组

织而成，意在拥徐、靳，而与段、徐（树铮）为对抗者也。其时南方亦开国会于广州，与北方对立，其中议员，即被黎氏所解散者，时人称曰旧国会。就中派系，亦可大别为四，即所谓政学会系、益友社系（旧国会之多数党）、民友社系及新新俱乐部（纯为新补议员之结合）是也。

逮及九年夏秋，南方军府分家，议员星散；北方直皖开战，安福败亡，新旧国会，皆成告朔之饩羊，政党竞争，无复用武之余地。然自表面观察，政党似胥沉寂无声，俨然民三、民四之局，政学会且自行解散，为形式上之宣言。而一审其实际，则群向暗中进行，积极准备重争政权，未尝一息少懈者也。是年岁杪，粤军回粤，孙中山重至广州，组织政府，民八议员多集其地，翌年更开非常国会，选举孙氏为大总统，以与北方徐氏对立。迨十一年，北方奉直开战，结果逼徐去位；南方孙、陈^①内哄，孙旋弃职。北方将士，亦以护法相号召，冀收统一之效，黎再复职，法统重光。八月一日，召集国会，民六、民八两派议员，争居正统，民六派卒获胜利，稳据议席，而政党亦随而复活。当张阁同意案提出之时，大小政团已达三十有八，甚有一人列名二三政党，即善观政者，亦有目迷五色之叹。洎十二年，最高问题发生，政团之数，增至四十有奇，多由津、保两系资助组成，预备选举曹锟为总统者也。六月十三，黎氏被逼去职，内阁摄政三月有余，曹锟大选如期成功，其间国会政团，数实超过五十。大选成功以后，曹氏对于国会，颇存兔死狗烹之心，然任期延长，早由摄阁公布，欲罢不能，乃令左右组织宪政党，期得多数以便操纵。反对方面，亦联络诸小政团，组统一党以图对抗。统一党尚未告成，众议院院警已撤，吴景濂负伤，宵遁天津，求援于王承斌，并藉金佛郎问题，通电各省，期得多数国民之同情，不知“自作孽”（吴对王家襄语），正如王家襄所谓“今日已无话可说”也。

吴氏遁津以后，民宪同志会党员仍继续奋斗，奔走联络推倒高凌霄，通过孙宝琦组织正式内阁，以与保派抗衡，然无损于保派毫厘。迄于冯、胡反戈，曹锟解职，吴终未能活动于政治舞台。迨段祺瑞入京执政，初命王揖唐通电解散安福俱乐部，以绝新国会之召集希望，继命章士钊检举贿选议员，以阻旧国会之继续活动，终于民国十四年

^① 指孙中山与陈炯明。

四月二十五日，下令取消法统，谓为已成陈迹，以断拒贿议员之种种要求。政党活动之大本营，至是已根本推翻，而依国会为活动之政党形式，当求之依法产生之今后民国议会矣。

第二章 清代之政治结社

第一节 旧会党概观

清代政治结社，为律例所不许，故皆属于秘密结社之行为。最初见称于世者，曰白莲会，亦称白莲教，以含有宗教的意味故也。洎三合会、哥老会后先续兴，遂离宗教的意味，而纯为政治的秘密结社，此即所谓清代三大秘密结社（皆属旧会党）是也。至先本维新党，继变为保皇党，与持民族革命之革命党（均属新会党）出世，而白莲会即成为历史之名词。但其支流曰大刀会者，以光绪二十三年，于山东兖州，杀害德国两教士，使德人藉词占领胶州湾；其别派曰小刀会者，旋欲扫除胶湾之德军，清廷闻之，出而强压，虽得无大祸变，然反抗清朝，因而仇外之心，仍属潜滋暗长。自后历年教案，无不由此派直接间接以造成，极其结果，致有义和团排外之大事变。义和团者，即白莲会之化身也。同时有在理教者，亦白莲会之支流，东省马贼多属之，革命党张继、宋教仁辈，与之联络甚密，为白莲会各派中之惟一与新党有关系者。

白莲会之为宗教的秘密结社，证以上述兖州事件与义和团事件，皆以仇教为旗帜，实深切而著明。若三合会、哥老会者，则专以颠覆清朝为理想，进而为政治的秘密结社。章太炎氏所谓哥老、三合，专务攘除胡貉，而与宗教分离，仗义倜傥，不依物怪，视白莲诸教为近正者也。三合会一名天地会，又称三点会，凡清水会、匕首会、双刀会，胥其支流，起于明代遗臣之皈依道教者。其势力范围，以福建为中心（因当时郑成功父子，尚存明代正朔于隔海之台湾故也）而蔓延于江

西、两广。厥后太平天国之变，实受此派之暗示，洪、杨利用彼等以成功，固不待言，且其时上海、厦门之占领，纯出三合会员之自动。兴中会首领孙文睹此先例，故于前清光绪二十六年，联结彼辈起兵于广东之惠州。哥老会亦称哥弟会，自洪、杨平定而后，湘勇裁遣，穷无所归，悉投此会，声势因以大振。嗣有红帮、青帮之分，红帮以湘勇系统为中心，号正统哥老会，青帮以安庆道友会（即盐枭之集团）为基础，称哥老会之旁支。新会党之利用此派者，先有保皇党之唐才常，继有革命党之黄兴（时黄为华兴会之首领）。

第二节 同盟会之由来

中国同盟会以清光绪三十一年，成立于日本东京，留日学生之加盟者，达十七省，盖中国民主共和主义者大集团之秘密结社，抑即今日国民党系之元祖也。当时组成主要分子，大别为三：一曰孙文一派之兴中会（广东派），二曰黄兴一派之华兴会（湖南派），三曰章炳麟一派之光复会（浙苏派）。此三派大同团结以后，而中国同盟会遂告成立，今请疏述此三派之各自由来，以供研究政党原始者之参考。

（甲）兴中会 兴中会为孙文之首倡，中国最初之新会党也。孙字逸仙，广东香山入，少依其兄于布哇入基督教会学校。十六岁归国，就学广东中西医学堂及香港医科大学，卒业而后，开业于澳门，假行医之名，行革命之实。至清光绪二十年，集合同志组织兴中会，与三合会首领郑弼臣相联络。越明年，乘中日战争，起兵于广东，以谋泄于举事之前一夕，遂遭失败。陆皓东且以身殉，孙氏出走澳门，经香港、日本、美国，亡命于伦敦，是为孙氏第一次革命之运动，亦即革命党之第一次运动也。

孙居伦敦之际，受清廷侦探之欺诱，致被幽闭于中国公使馆中。事为孙之旧师康德理所知，告于英国总理大臣沙利斯培理，沙利斯培理遂向中国公使提出侵害英国法权之抗议，始获释放，即国际法上有名之孙逸仙拘禁案是也，孙后详述囚禁颠末，作《英伦被难记》（*Sun yat—Sen Kidnapped in Lon Don*）公示于国内外人士（商务印书馆曾

译印之),由是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之名,遂轰动全世界人士之耳鼓。时清光绪二十三年事也。

孙氏旋离英伦,东赴日本,与日本志士宫崎寅藏、平山周等相结纳,发愤为新革命之运动。光绪二十六年,北方拳匪事变发生,孙氏认为绝好机会,乃令旧部兴中会及广东三合会,合毕永年所率之哥老会为一团,起兵于广东惠州。郑弼臣即率旧部五千余人,集中广东大鹏湾附近之三州田山寨,静待孙氏武器之供给。而孙氏方面以日人之失信,一颗弹药亦未运输,郑乃解散徒手,仅留有枪士卒一千余人。清廷官宪闻此消息,乘其不备,一鼓进攻,遂尔全军溃散,故孙氏第二次之革命运动,又归失败。幸同时有广东人史坚如,与其同志宋淇(民国后为北京日报社长),投炸弹于两广总督衙门,击毙官吏二十余人,为此役之结束,作暗杀之先驱。史虽殉难于是役,而其裨益于此后之革命运动,自非浅鲜也矣。

孙于惠州举兵失败以后,再作周游欧美之行,以谋军费之募集,于清光绪三十一年,复度日本之东京。会黄兴诸人,于湖南失败,亡命抵东,执留日学生界之牛耳。以宋教仁、程家桢、韩旋其间,孙、黄得以携手,而革命运动大同团结之中国同盟会,旋即从事正式组成矣。

(乙)华兴会 华兴会由黄兴、宋教仁、刘揆一、胡瑛、陈天华等组织而成,一湖南青年中急进派之团体也。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一派,极有联络。广西方面陆亚发(即陆荣廷^①)一派,亦遥相呼应。光绪三十年,陆先发难,占领广西之柳州,华兴会欲利用马福益派,急图响应,以机事不密,事前为清吏发觉,马因被捕,斩于长沙浏阳门外。黄、宋诸人,亦相继亡命于日本。

当是之时,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,以世界潮流之影响,类皆倾向于革命主义。黄为革命运动之实行者,群以师礼事之,故能高执留学界之牛耳。张继又以横溢之奇才,出为黄副。宋教仁、陈天华等,复发行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,努力鼓吹,于是革命主义,殆普遍贯输于全留日学生界。越明年,孙文自欧美来东,首与黄兴、张继会晤,意见相同,次为革命党员之集会,确立中国留学生总会之基础,终乃发

^① 此误。陆亚发非即陆荣廷。

布党义六条，成立中国同盟会。其党义如左：

- (一)推翻现今恶劣政府。
- (二)建设共和政体。
- (三)维持世界真正平和。
- (四)主张土地国有。
- (五)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。
- (六)要求世界列邦赞成中国革新事业。

厥后未几，宋、陈两氏发行之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，亦改组为《民报》，推汪精卫、胡汉民、章炳麟、陈天华等为主笔。章即光复会之领袖。自是中国革命党之三大派，遂告完全结合。

(丙)光复会 光复会由章炳麟、蔡元培、吴敬恒等所组成，一革命运动中之理论的指导者也。章之学问，胎息于明代遗儒王船山，于当时革命党中，为第一学者。康有为著《保皇华政》一书，章作《诘书》反驳之，使康之论据，无复存在之价值。盖章氏之《诘书》与邹容之《革命军》、汪兆铭之《民族的国民》，同为革命文学中之三大名著，清末士大夫，多艳称之。

光复会之会员，有蔡元培、吴敬恒辈之学者，有陶成章、徐锡麟、马宗汉、陈伯平、秋瑾女士之实行家。徐锡麟于同盟会成立后之二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，刺杀安徽巡抚恩铭，大振革命运动之声气。吴敬恒以爱国学社，蔡元培以教育会，鼓吹革命于一般学生之间。光绪二十九年，蔡以章炳麟、邹容，借《苏报》鼓吹革命，被羁于上海捕房，几为株连，因亡命于法国之巴黎。

是会别派，有于伯循者，字右任，为陕西三原之举人，以著书排满，不容于清吏，遁而之沪，组织《神州日报》，嗣于同盟会成立之后，又经营《民呼日报》、《民吁日报》、《民立报》诸报，努力鼓吹革命主义。宋教仁既至上海，即依于之报社，署名渔父，发表光焰迫人之文。而是时民立报馆之在上海，颇有革命党本部之观。于氏同志，有湘人杨守仁者，其亲友张榕诸人，于辛亥革命之际，多起义于满洲。又有吴樾其人，曾投炸弹于清廷之考察宪政大臣，胥是会之佼佼者也。

第三节 革命运动之经过

中国同盟会既告成立以后，革命运动益为长足之进步。其实行革命方法，具载《革命方略》书中，分三时期进行：第一军政时期、第二训政时期、第三宪政时期。其内部组织，分外交、内政、军政、联络、言论、暗杀五部一团，向国内分头活动。而机关报之《民报》，复有章炳麟、张继、宋教仁、汪精卫、胡汉民诸人主持笔政，大受国内外知识阶级欢迎，学校之内，市肆之间，争相传览，清廷虽加严禁，亦未如之何。同时，更于国内各地，遍设同盟会支部，以次推设于香港、暹罗、新加坡、爪哇，及其他南洋与美洲诸埠，盖一革命党全盛时代也。自兹以往，迄于辛亥革命成功之际，其中六年，几无岁不有轰烈的革命运动。举其著者，则清光绪三十二年，有萍乡、浏、醴之事变，有吴樾之炸击考察宪政大臣。三十三年，有徐锡麟之暗杀安徽巡抚，黄兴之入攻钦廉，有孙文之进军镇南关，有黄冈及七女湖之两次革命，前仆后继，愈失败亦愈进步。三十四年，有熊成基之安庆炮队起事，有云南河口之三路进兵。宣统二年，有汪兆铭之炸击摄政王邸，熊成基之谋刺载涛，方佐治之谋刺载洵，倪映典之攻广东省城。宣统三年春，有温生才之炸孚琦，黄兴之黄花岗大举；夏，有陈敬岳之炸李准；秋，有四川之铁路风潮，湖北之武昌首义。而革命随以大告成功，于南京成立临时政府，而秘密结社之中国同盟会，未几亦改组为公开之政党矣。

第四节 康、梁之维新运动

康有为，字〔号〕长素，广东南海人。幼而颖悟，称神童，长习经世实用之学于朱九江，又习公羊大义于廖平，笃志十年，学问大进，以清光绪二十一年成进士。当弱冠时，即抱改革中国之志，谓非变法自强，则无由救国，以当时最流行之公羊学说，比附于此中心思想，而整理润色之，号称新学，大受海内智识阶级之欢迎，而尤风靡于南方各省。洎梁启超、徐勤、汤觉顿辈诸英才，集其门下，愈益努力鼓吹。自是以后，“万木草堂”之名，遂轰传于新学士子之间。光绪二十年，更集两广之同主义

者，成立桂学会，而康氏之维新运动，于此开始。

当是之时，北京方面，以文廷式等之主倡，有强学会之组织，其目的亦在改革政治。其会员有黄绍基、汪康年、屠守仁、黄遵宪、张謇、陈三立、岑春煊、陈宝琛诸人，而工部尚书孙家鼎、湖广总督张之洞，胥其有力之后援者。康、梁闻之，因即遵海北游，往来上海、北京，加入是会，而强学会势，愈益大振。御史杨崇伊见而嫉之，上书西后，谓侍读学士文廷式，于松筠庵广集徒众，妄议朝政。西后核阅结果，文因革职，永不叙用，驱逐回籍，强学会不得已，随亦宣布暂时解散。其上海支会，亦改组为时务报馆，由梁启超主笔，努力继续宣传其主义。四方新学士子，喜康、梁之议论新颖，群相呼应，变法自强，起组学会，以期成功。举其著者，则有长沙之湘学会、时务学堂、衡州之任学会、苏州之苏学会、北京之集学会、格致学会、武昌之质学会、桂林之圣学会、陕西之陕西学会。其他算学会、农学会、天足会、禁烟会，尤不可以数计，因各地志士，发愤组织学会，讨论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，而维新党顿呈崛起之观，而维新运动较前亦大进步矣。

第五节 保国会之经过

康、梁见其学说新颖之魄力，既足风靡天下，乃以光绪二十四年，再入北京，综合各地新学士子，组织有名之保国会，以四月十七日，宣告成立。维新党之大同团结，端始于此。其宗旨则以国地日削，国权日弱，国民日困，因组是会，谋国地、国民、国教之保全，其党义约如左举六条：

- (一)保全国家之政权及其土地。
- (二)保全民权民族之自主自立。
- (三)保全圣教之不失坠。
- (四)讲求内治革新变法之宜。
- (五)讲求外交之原因结果。
- (六)仰体朝旨，讲经济之学，以助有司之治。

康、梁保国大会，组织告成，乃提示其主张，于有志改革之光緒

帝,要求赞助,以贯彻其政治革新之初衷。会宫廷方面,恭亲王薨逝,改革(光绪帝)、守旧(西太后)两派之缓冲地带,完全撤除。光绪帝之状态,更惴惴迫切,以为我不屠人,则人将屠我,遂急发开国进取之上谕,宣明改革之志趣于内外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(诏文见清朝全史第八十三章),时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也。同时复下诏,召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黄遵宪、张元济诸人。康于召对之时,具陈改革意见,六称帝旨,即座任为总理衙门章京,并授谭嗣同以四品卿衔,与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,共参新政,号军机四卿,凡关新政事宜,类皆取决于此四人。维新党值此时机,夙志胥遂,乃拥光绪帝愈图改革之实行,废止八股,洞开言路,肃清吏治,淘汰冗官诸上谕,不顾强制力之如何,只管先后如雨而下。而不喜变革之内外臣工,群对光绪帝及维新党,横生反感,此种倾向,遂大为守旧派所利用矣。

守旧派之领袖,西太后而外当首推荣禄。荣曾运动西后,迫帝罢免师傅翁同龢,同时自荐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,其不求军机大臣而求北洋大臣者,盖欲手握北洋三军实权,以为守旧派之后盾也。当时所谓北洋三军,即董福祥之甘军、聂士成之武毅军与袁世凯之新建军是已。荣禄既用全力以谋实力之准备,更嗾御史李盛铎,奏请帝幸天津,举行阅兵国典,便于是日实现废立之大举。光绪帝廉得其阴谋,惶急恐怖,多方推诿,不作天津之行,守旧派之策划,因遂不能实行。洎九月十九日,帝御懋勤殿之初,携改革意见书,谒太后于颐和园,请求裁允。太后痛责紊乱祖法之非,帝惶惧而退,知废立之祸,迫在眉睫,乃以衣带密诏,授诸杨锐,令筹大位救护之策。杨即谋诸谭嗣同,欲依袁世凯以达其目的。袁听谭言,慨然许诺,杨、谭方欣欣然喜形于色。詎袁中途变志,密告一切于荣禄。至二十一日,西太后遂幽囚光绪帝于瀛台,而捕斩谭嗣同、林旭、杨深秀、刘光第、杨锐、康广仁六人于市。康、梁事前有所闻,故康得乘英舰遁香港,梁得亡命于日本。而西后再度垂帘听政,守旧派重握政治大权。所谓“戊戌维新”仅留此后历史上之一名词矣。

光绪帝之改革运动,完全失败无余,北京朝廷,益任顽固守旧派专横跋扈,厉行极端之反动政治,极其结果,遂致酿成拳匪之乱。故自戊戌政变以后,迄于八国联军入京之时,实为满清末年之最黑暗时代。自是以后,全国优秀之士,恐罹党锢之危,群不出仕,放言高论于

民间，隐培革命之种子，复努力批判解剖康、梁学说，并探究其蹉跌真因，结果知倚满廷而事改革，为计太愚，不以康、梁之思想为然，而倾心于谭嗣同之“仁学”。南方汉人，更焕发排满思想，唾弃康氏保种兼保满族之说。要而言之，戊戌政变之唯一效果，即在使汉人恍然自觉，知满清为不足倚之一事而已。

第六节 保皇会及其运动

康、梁亡命日本以后，会孙文亦自英伦至日，谋第二度之革命运动。日本诸志士，欲令孙、康携手，合图大规模之进行，卒以民主共和主义，与君主立宪主义，根本上不容并立，两派万难合而为一。于是康、梁乃设保皇会，谋复光绪帝之政权，拥以施行立宪政治；孙则以颠覆满廷实行革命为务。两派分道扬镳，距离日远，遂如水火之不相容矣。逮夫拳匪变起，康遣唐才常起事于汉口，孙则传檄举兵于惠州，各持其主义，而遥相对峙以图进行。

唐才常，字佛尘，湖南浏阳人，与谭嗣同为同乡，少不事章句之学，独喜披览中外史乘，衡论国家兴亡之故。弱冠入湘学报馆，撰述独多，巡抚陈宝箴极器重之。厥后时务学堂之开设，南学会之创立，种种机要，胥赖唐氏参与而后决定，盖康、梁派之重要人物也。故康、梁失败，唐亦随赴日本。康欲煽动湖南哥老会，预备举兵汉口，为恢复光绪帝政权之基，会新加坡富豪邱菽园，送康三万金为军费，康悉举以授唐，携归中国图大举。唐返上海，集合同志，创设东文译社，以避官厅之耳目，实则组织中国独立协会也，以沈克诚任内政，容闳任外交，狄平任财政，林述唐任汉口军事。初拟连结海贼，乘间入京，暗杀西太后。寻见拳祸大作，唐氏乃携同志六十余人，溯江西上，专注武汉，以为起义之地。唐氏既至汉口，匿居于英租界，滥发自造纸币以充军资，事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闻，密捕唐、林两人而杀之，其计划遂尔根本失败。虽然，唐氏志虽未成，然予中国青年怀改革者以极大之暗示，却不减于孙文第一次革命之运动，不第冲动多数人心，即黄兴之奋起，亦实刺激于唐此次之失败也。